

研究报告

第 2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5 年 2 月

德国：来自“中间”的领导力量¹

在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范德莱恩以“来自中心的领导”（Führen aus der Mitte, Leadership from the Centre）为题，发表演讲。这个语焉不详的口号令在场的政界和学界大佬为之困惑。美国人要求提供更为准确的英译，德国政治家也抱怨这一概念指向不明。范德莱恩在演讲中，明确表示德国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公开对美国说“不”；与此同时，默克尔正在莫斯科与普京会晤，商讨举办一场没有美国参与的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

有关德国的全球责任，曾是 2014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德国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当时先后发表演讲，要求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被外界认为是德国对外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随着乌克兰冲突愈演愈烈，在寻找和平手段解决危机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对德国寄予厚望。欧洲人非常清楚，军事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在欧亚大陆没有赢家。

德国总理默克尔二月密集的出访日程，为“来自中心的领导”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5 日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一同出访，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6 日在莫斯科会晤普京；之后返回德国，7 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8 日—10 日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寻求美国的谅解，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争取时间；11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加德法俄乌四方会谈；12 日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首脑峰会，讨论乌克兰冲突的下一步解决方案。

综观默克尔本轮的外交斡旋行动，所谓“来自中心的领导”，更多的是一种来自“中间”的领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德国居于欧洲的“中间地带”或是俄美之间的“中间地带”；从国家综合实力的角度，德国是“中间力量”；从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上，德国寻求“中间道路”。

默克尔的外交努力看似成果丰硕：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与德法领导人举行四方会谈；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暂停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奥巴马承诺给德国一些时间进行新的外交斡旋。奥巴马赞赏默克尔在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过程中所担当的领导角色。但是这种“来自中间的领导”，只是一种有限的领导。奥巴马

¹ 本文作者刘丽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本文原载于《新闻晨报》2015 年 2 月 12 日第 19 版。

表示，如果四方会谈失败，美国将考虑所有其他选项，包括向基辅提供武器。

综观默克尔第三任期的对外政策实践，在很多议题上并没有超越冷战之后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

首先，倚重民事手段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不必然等同于德国对外政策手段的军事化。德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现阶段依然是外交与政治，作为经济强国，德国在与军事力量相关的硬安全政策方面，缺乏介入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

其次，在实力运用中，尽可能审慎克制，不做独行者。德国所谓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量”，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性的领导，时而参与，时而旁观。用德国总统高克的话表述，就是“做我们能做的，做我们必须做的”；国防部长范德莱恩的表述是：德国要勇于担当，谦卑行事。

第三，强调欧洲化的德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倾向于多边合作，同时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去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德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承担，应在欧盟和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关于“来自中心的领导”，范德莱恩自己的解读是：德国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共同解决国际冲突。在乌克兰问题上，德国始终坚持德法合作。在与奥巴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强调：即使在某些议题上意见不同，欧美伙伴关系依然高于其他一切伙伴关系。

美国前外长基辛格在 2014 年夏天指出，德国注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自从 1990 年两德统一，作为位于欧洲中心的大国，德国就注定要担当更为重要的外交政策角色。科尔时代，德国对外政策有两个原则：一是促进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东扩；二是加强俄罗斯与欧洲的联系，避免出现对抗的局面。德国现阶段的外交努力，正是基于第二个原则。一年之前，许多欧洲人无法想象，在一战爆发百年之际，欧洲东部会重新燃起战火。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时，欧洲应该如何面对俄罗斯？

© 上海欧洲学会，2011

《研究报告》刊发有关当前国际重大热点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报告。报告仅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海欧洲学会的立场。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200041

电话/传真：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